



—

—

—

—

上湖分類文編

書

與唐明府書

廣文申君傳命以尊先人宋忠臣主簿公事蹟書於史者甚畧

宋史忠義傳唐

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眾捍賊度力不能支論以禍福賊憤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屬為別傳

且示傳畧一篇讀之多有疑而未安者紀事貴於核實以遙遙七百

載以上之人而欲為作傳即確鑿有憑猶恐載籍互異欲知其人何

可不論其世哉傳畧謂公少從伊川先生遊考二程講學於熙豐之

際所信從皆河洛之士正公於元祐元年為崇政殿說書至紹聖間

放歸中間一丁父憂餘皆在汴四年編管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

復其官崇寧初范致虛攻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正公即止四

方學者而卒於大觀二年今言從遊不知其在何地且公以宣和六

年中沈晦榜上距元祐四十年距元豐五十年安見其成進士已屬



暮年史紀南宋初之儒者尹楊外惟晏敦復曾及程門他言得程氏學者非必親炙也忠義自足不朽詎必以程門重乎其述宦蹟追原朱劭花石綱之擾即以盜為方臘青溪之黨考花石綱起自政和中年至四年臘就擒公於此時未登進士至七年十二月而諸路花石綱盡罷河北山東之盜為韓世忠擒戮殆盡矣何可以異時異地牽併為一乎史於忠義以類附從公在忠義傳卷第八與南渡時死於盜者相次考建炎三年金人自黃州濟江而屯江州之制置使劉光世守臣韓杞皆遁去史於金直書金人不云盜也高宗時之盜其渠魁名見於史者百十人凡於德化無與者不計也建炎二年九月李成叛於宿州四年八月請降於江州詔已納之矣成復遣其黨馬進犯興國以至江州楊惟忠巨師古皆為所敗紹興元年正月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走端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簡

王寓之父寓傳作資政殿大學士

時廷議欲親征

見胡文脩傳

經張浚請岳忠武同討成已大敗

而進猶得復據江州至五月忠武乃追斬進是則史稱盜者成及進也公之卒非在建炎初犯之時即在紹興城陷之時矣

王寓傳中併為一事應誤其

捍賊而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諫而前是倉猝間事何得於此時增飾脩墩治艦及間道出奇等事於諭賊之後且云有議者請撫而公不

允作者之意以為此其識非當日主和議者所及耳而實不然宋畏金而寬羣盜故屢下釋罪自新之詔既招之且官之即降而復叛叛

而再降仍加錄用公度力不能支豈其志在必滅且諭禍福非招撫意哉宋之主簿或兼知縣與今不同然德化倚郭上有郡守都監數

事者主簿得自為政耶賊諫而即遇害又未必手殺數十人也臨戎講學與何人講乎此非陸秀夫在崖山以大學章句勸講可例也衣

帶題詩疑無此暇昔李忠愍臨難有詩乃是隨宋帝赴金遇變不食已旬日詩作於此旬日中且其詩載在宋史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

編又謂是相州觀察王履所作。究之兩公大節。寧繫詩之有無哉。事聞加贈升朝官。公初調望縣簿。未合轉官。改京秩。宋制每有於卒後遷一官。至贈四官六官者。公得朝請朝散之官。恩禮有加也。補其子將仕郎。宋於歿王事之子孫。文臣皆補將仕郎。但自崇寧初。以將仕郎換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簿尉。凡七階。不知何借。史傳可畧。而家記宜詳也。傳畧於所當補者不能補。而虛增夸誕之詞。豈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者乎。往者楊公文叔。乃維斗先生之孫。以明史書維斗事太畧。乞方公望溪別爲文。望溪曰。無以爲也。史云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旣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夫維斗事近在百年。而望溪猶以爲不必補。況於主簿公之已遠哉。如必以畧爲嫌。則今所奉書。纍纍千有餘言。未嘗不有以補史傳之闕。惟盡去其不足信者。而其確然可信者乃出。但附此書於家譜鈔錄。史傳之後。使後人勿誣其先祖可也。

與友論講學書

足下以書院之師。宜講明性命誠敬之學。庶有當於古人講學之意。竊謂此非可以空談也。漢儒講授。以傳經爲業。故漢學雖或失之支雜。而無有不通經者。宋大儒探索微言。推原於太極太虛。致功於存誠主敬。一一躬行而實踐之。故其立身行己。不必取譽於人。立朝理民。自然著有實效。後世之講學者不然。往往有書東高閣。行無檢束。而高自位置。而無忌憚者。昔孔門傳經之賢。莫如子貢。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自後儒論之。則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而文章不可得而聞。小德不可出入。而大德踰閑可也。不亦悖乎。僕於學徒。惟語以立品行。顧人耻笑。而不強之以高遠難能之事。時人多不講求書理。所習本經外。未嘗更讀他經。塾師專以記誦舊文。取便鈔襲爲傳授。而一時英俊之聰明。盡爲所窒塞。心竊慨焉。先其

至易簡者。教之讀四書。教之讀經。四書在逐句而體味之也。經在逐字而講明之也。性命誠敬之學。卽在其中矣。詎敢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訓詁可以不明。詞義可以不貫。虛立宗旨以表異。但與人爲學之講。而於其身先忘乎德之修者哉。足下又謂道學失真。宜立說著書以著道統。則尤驚疑而不知所對。夫道學之名。何昉乎。蓋起於宋之鄭丙。陳賈林。栗姚愈諸人。設爲此名。以詆毀朱子。其時博士葉適嘗痛切言之矣。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宋史創例。宋史之無識也。後人因之。有稱道學先生者。自謂儒林不能及之。孔子曰。志於道。曰志於學。曰學以致其道。學者學道也。寧別有所謂道學乎。聖賢之學。未有不。由躬行。而能有心得者。孔子與顏子論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自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皆自其所不爲者言之。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孔門之教也。孟子言性善。必驗之於無欲害人。無穿

窬。乍見孺子入井。與夫噉爾蹴爾之事。曾有不求克己。而空言復禮。離人與朋友。而空言忠信。於事一無感觸。而空言知性者耶。每見士大夫晚年之弊。無過兩端。談道學者不讀書之狐假也。談禪悟者無品行之免脫也。苟遇祿利之途。不覺暴露其本衷。不得不委折掩護。以曲爲解。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何世儒以命與仁與利。同其嚶嚶而沓沓乎。以云著書。世儒之剿說雷同者。何限。初不似東漢之內學。外學。唐之文選學。猶待用功也。僕所親炙於當代之賢者。若臨川李氏。穆堂。興縣孫氏。懿齋。桐城方氏。望溪。皆自讀書有得。故所見或大戾於古人。而亦實有高出於古人者。其無剿說。無雷同。則同也。有明以來。多以漫罵陸王爲正學矣。君子教人。如醫之用藥。必視其病之所在。而藥之。昔陸子講君子喻於義章。聞者至於泣下。後世學者。獨患於義利見不分。曉紛紛然以機變之巧爲師承。以庸惡陋劣之習爲友輔。而但角勝負於口耳。則其爲詆謫與崇奉。唯之與阿。相去幾

一湖分類文編 四
何哉。又近人莫不宗尚安溪李氏。安溪誠爲一代大儒。顧後學不審其窮經之所致力者何在。而但盜竊其言之與舊解異者。人信之。則并沒安溪之名。而冒爲己之所獨得。或不信之。則明尊安溪以表其說。有自來。而莫之敢指。學問之陋。莫陋於此矣。此僅足欺一時之空疎不學者。而謂天下皆淺見寡聞之士乎。嗟乎。臯比絳帳。孔子孟無其事也。良知慎獨。程朱無此名也。誠懼夫名存而實亡。事具而道不在也。况如僕者。奔走衣食。所口講而指畫。不能離乎制舉業之學。是晉摯虞所謂淺學之師。暫學之師耳。而覩焉講學云乎哉。

上湖分類文編

記

廣平清暉書院始置諸生膏火記

昔朱子記崇安學田。以爲三代盛時。士之廩於學官者。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項容孫作枝江學記。亦謂周制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蓋古者士不待養。故學校但以養老爲義。至漢董仲舒對策。有養士之說。而學校之官由此立。然其後用度不足。而太常之選廢。食不充糧。而長安之謠作。嗣是以降。若永和之制。厚供給於武昌。廣德之詔。給厨米於度支。史冊所載。相望也。書院建自宋初。多有賜田。仁宗以後。諸州給田。謂之學糧。田租屋課息錢之類。謂之學費。士貢太學者。給其路食。謂之學錢。羣臣建議。亦每有以田宅請充養士費者。當時國學鄉學。猶待以次增益。若此。我國家文教。覃敷學校之制。遠軼漢宋。更復頒發帑金。於省會咸建書院。于是郡縣推廣。

德意興建如林。割脩醜酒禮行於常典之外。廣平荷花書院始構於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六年改名清暉。歷經前郡守經理擴基葺宇。規模爛然。顧凡延師課士。皆自捐俸爲之。未有額設。二十三年春。郡守洪洞劉君叔枚以公事謁制府桐城方公於省城。語及書院。公以捐俸誠美。意然如其有良法也。君退而遍稽案牘於學田中。酌撥銀歲三百兩。請爲諸生膏火費。通章胥飭行矣。君篤誠醇樸。不尙浮華。綴文刊石粉飾之事。薄而不爲。余以禱昧。謬司都授。竊慮夫後之人無由識所緣起也。爰進諸生而告誡之曰。學者爲己之事也。教者爲人之事也。爲己故有裹糧從師。有忍饑誦經。而不憚其刻苦。爲人故旣爲之。設講堂立精舍。又惟恐以口體累其心志。而飲食教載之不能以已。諸生際禮明樂備之時。生邦畿之地。聚處於水水清華之館。請業質疑。朝講夕究。當思夫所以爲己者。非徒欲取榮譽於科第也。不踰閑以爲本。載道以爲文。反是卽非所以爲學。而重負乎。

國家教養之有素。與當路惓惓造就之盛心。諸生唯唯退而省之。而莫不躍然自奮。激勵以求有成也。乃作記付諸生藏之。

保定蓮花書院藏書記

保定蓮花書院。創自雍正初年。余自乾隆三十年來爲院長。問向貯書幾何。則書無一卷。或言院中數十年所積。皆爲前人捆載連車以去。院去其籍。莫可稽也。竊念院以書名。教士不以書。而空談乎性命誠敬之學。師若弟相率面墻而背邱。余不惟不能亦不敢。爰請制府桐城方公。撥藩庫銀三百兩。委官構買於京師。得書約四百函。裝四大厨。于是經史大書咸備。錄書目四冊。一收掌於院之提調。其三冊分呈制府藩司。及專理書院之清河道。又刻印每書印之。以防後弊。他日提調官更替。書入交代焉。余慨夫儒者義利之辨。不明久矣。古之好讀書者。家無書。則閱肆借人。強記而鈔撮之。非然則有求爲吏者矣。有爲人傭作者矣。及其旣達。則如李公擇。留所鈔書九千卷於

廬山讀書之僧舍。蘇文忠作李氏山房記。稱其仁者之心。公擇非以講學爲事者。而顧念來者若此。書院之設。憫貧士之艱難。預儲羣籍。以供佔畢。又恐其讀焉不解。而延師與解之。古經師所有事。日都授。日都講。苟無書。則何以授。何以講乎。書固非爲一時一人計也。余非能保是書之長存而不失也。但就目前赴業者。將責以有書之不讀。而無使恨夫求讀而無書。則是舉也。庶幾其近於義乎。

沈啟南畫拜墓圖記

沈啟南爲其友程曾師魯畫拜墓圖。系以瞻塋詩四章。序言師魯早失母。於其將仕。恐他日宦遊去鄉。索爲圖以示無間。圖今爲吳比部竹屏所得。竹屏風木之悲。尚於師魯卷束而攜之京師。豈獨以其畫之工已耶。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嘗惟朱壽昌書懺尋母。蘇文忠以詩賀之。李定不持所生母服。見之惋恨。而詩案之禍起。人之不孝其親。乃至惡聞稱人之孝。若前史所載王

哀顧歡。其門人學者。並爲廢蓼莪之詩。蓼莪之不得終養。以在役故。不與王顧情事相侔。要其言拊畜長育。則凡父母於子無不然。朱子所以謂父母旣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而何天下之爲王哀者少。而爲李定者多也。豈非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夫亦自古而然。故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歟。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也。竹屏之存心。何其似古孝子也。啟南之畫。至今日益貴重。其鉅麗之製。多半求索以充餽獻。而是圖松楸墓門。紙上悲風颯飄。爲搜羅者所不取。遂長爲吳氏之所藏。然則翰墨之傳。其爲金裝而玉軸者。未必得。而雨窗風幔。烏几青氈之上。有獨對之凄然以思。而泣然以泣者。未必失也。得失之故。又豈獨繪事乎哉。

樂池記

桐城縣署。依城北陞。署西偏有隙地一區。老屋數間。南有亭。下爲池。

池無原泉。水不常聚。聚則或甚大。泛溢而其爲澗。澗連羅。供一時之
凭闌而俯鑑者。恒鮮。間嘗宴賓客於亭。風日和美。樂池潭之澄靜。而
更歎此景不數覩也。大人曰。爾雅釋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泉。是其泉
池乎。以爲名。而命小子師韓記之。師韓竊念昔之號良民吏於桐鄉。
無有過朱仲卿者矣。仲卿以後。閱後漢晉唐宋元明千六七百年。豈
其賢不時乏。而史失之耶。不然。則厪而有矣。而與俗習迂。往往易譴
却耶。獨怪班史稱仲卿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大都治事不繁者。
其於桐鄉山川之美。登臨之賞。當有軼事遺跡。一一流傳。而迄無有。
其不屑屑於此歟。又未必然也。夫良民吏者。澄靜之水也。方其澄靜。
而風日迫之。萍藻之浮涵。鱗鱗之游泳。卉木雲月之倒影。而流光所
難依其澤。而久于道。是故官舍者。良民吏居之。不良民者。亦居之。是
亦池之無原泉者也。後之人。覽泉池之名。而因追憶夫名是池者。其
人蓋嘗仿像乎仲卿。而爲政之風流。并以補其所未曾有。不亦休乎。

易農廬記

余三至都下。先後垂二十年。雖安居日少。而賃屋之費。累中人數十
家之產。今此所居。蓋本吾家苻洲總憲故宅。而給諫柴嶼青氏有之。
余又得之。給諫老於京師者。言昔嘗爲義門何氏讀書處。余乃取東
方朔傳。以仕易農之語。顏之曰易農廬。而乞工書者。題於柱云。一厘
灑掃。依宗會。六籍吟披。紹義門。有客過曰。嘻。是匪勝國分宜嚴相之
舊第乎。門臨南巷。至今數易主。皆顯者。古稱玉柘金盞。類於此矣。吾
子有取乎爾。而以下居耶。茲其東南一隅。墻宇卑隘。久割截於外。子
倦倦於地主之賢者。得毋知其所自。而又以爲嫌耶。余曰。不然。自古
地不變。而人事萬變。有唐衛景武公之宅。李林甫居焉。人烏得無惜。
若李龜年之故第。而爲裴晉公之綠野堂。後惟綠野爲人健美耳。嚴
氏之先。不知地主凡幾。而近三四十年。何其多賢者乎。屋之於人也。
無常。而客舍於時。尤暫。不特客舍而已。南去數武。有隙地通兩巷。往

來者非故宛平相君之怡園哉。余成進士之年，同歲生借謙於其廳事，豈知當日水木之清華，不久而爲瓦礫之拉雜也。總憲下遷廷尉，身後家亦貧，余所及見已然。況乎異代義門沒踰一紀，余始與計偕。獨聞先生所在架書連屋，丹墨不離於手，遇客辨說經史，輒指書語客。在某卷幾帙，抽閱良是，所警校書士爭搆以爲善本，然則園林之勝，宮室之美，有廢興盛衰，而高賢之流風餘韻爲無盡。義門之賢，非卽古人所謂三不朽者，但以博學精鑑，後人亟稱之，則使前乎此有韓歐陽其人者，又當何如也。余不知居此當幾年，後之視今又何若。顧甚好讀書，不以疾病寒暑廢，如云目耕斯亦差異於惰農矣。記以誌自適，且自警也。

敬行軒記

先君爲諸生時，卜居炭橋，嗣成進士，綰符皖桐，舉家之任，屋暫質於他氏者數年。余居艱，服闋，浮家北上，再以屋借族子，忽忽十餘年，始

還故居，則乾隆二十一年冬也。稍稍易朽，泊漏，補缺扶危，掃除黝堊，屋仍舊觀，而余髮皤皤然白矣。堂以延客，軒以難書，適舍弟自浮山歸，相與啟塵篋，檢故籍，則其爲鼠嚙梅賊者，十之三四，而況於嫺戚之零落，時事之變更者耶。于是乃懸籤，挿架，暇輒雜誦於軒中，而并題曰敬行軒，弟問敬行何謂也。余曰：人生出處顯晦不同，而同具此身，身者親之枝，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以敬身爲孝，故沔水之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親在之詩也。小宛之詩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親不在之詩也。沔水之三章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小宛之六章所云：如集於木，如臨于谷，如履薄冰者，皆敬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此之謂也。余與子讀父之書，匪以徇祿利也。夫君子亦敬所行焉爾矣。明年弟負笈從師，去家五六里，越旬日始一歸，獨余敦敦矻矻，由其身之空乏，而得於故書，日益親也。自念三十年閱歷，如戲如夢，志不能白於人，學無所

得於已。患難憂戚而孱焉之身。遂已耄及之。弟年弱冠。如日方東。其至如余之今日。當必有所樹立焉。其能有所樹立。而余亦何恨乎。身之不及見之也。行乎行乎。敬之哉。

上湖分類文編

序

贈桂晉裴七十壽序

余幼讀書家塾。所敬禮皆父執。年稍長。出應童子試。乃有友。已而得友。桂君方來。因方來以友。其兄晉裴。嗣是求友四方。蹈險巇。識情僞。歷今幾四十年。而交日久。情分日深者。無過於桂氏。桂氏蓋三徙而始至金洞橋。其先與余家相隔里許。尋移近巷南。一日或再三往返。余素遲鈍。儻朗不及兩君。而兩家家事嘗相聞。每當文讌談。啁忘形。爾汝而實隨時相勗以義。不徇澆暮。以是稱石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晉裴七十初度。方來前期寄書廣平。曰。知吾兄者。莫子若也。請爲介壽之文。夫以晉裴瑰偉絕特之才。事至應機立斷。而精力足以辦之。羣疑衆難之會。處當畫可。爲輩旅所恃仰。性復通厚。遇宗親叩門。不以在亡爲辭。凡皆籍籍在人口。無待於余言。維書不云乎。孝于惟

孝友于兄弟。孝弟也者爲仁之本也。晉裴昔在子舍。啜菽飲水。恪勤而愉婉。與其仲季。讓逸競勞。怡怡如也。吾觀人於兄弟。少而嬉戲。未有不相好者也。年漸長。則閨牆之釁漸開。至於有室。而婦人之譖。愬間之。至於有子。而溺愛護短之私。又間之。且夫攻苦則情相保。饒裕則志易睽者。恒情也。晉裴旣以幹理興起其家。而白髮之弟。舅相對與垂髫時無以異焉。自古友愛之道。責常在兄。此道惟孟子論之爲仁至而義盡。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人皆可以爲堯舜。天理人欲之分。卽分於片念之萌動。然而幸不幸亦有數也。人卽學求至聖。要不能如聖人之性成。則如繆彤自擗。李充叱婦。牛宏牛射而作脯。王旦壺毀而攝衣。其於藏怒宿怨。豈其不力制而去之。雖去之。而有時感於事幾。忽忽不樂。中夜獨醒。悒悒傷心。則所以損其天和不少矣。今以晉裴爲家督。而一家皆如古君子。孝未嘗有曾閔之苦。而友則有劉子璣司馬君實之敬愛。此余

佟刺史百歲冥壽詩序

所健美於晉裴之得天者何厚也。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然則其行聖賢之行者。非卽所以必得其壽者哉。前方來之年六十也。曾賦贈長律五十韻。余詩從無多至五十韻者。今又爲晉裴作此序。客途亦時代人爲壽序。而其自爲序以持贈者。獨此。此可以見交誼矣。

生辰爲壽。古無是禮也。日知錄謂起齊梁之世。然觀隋開皇三年詔。六月生日。令海內斷屠。初無慶祝之說。唐自太宗時。誕日稱節。後世相沿。亦惟朝廷乃有斯制。馴至宋代。而士大夫家。遂亦張樂飲宴。程子嘗論其非。宋有詩詞。明有壽序。亦獨生日然耳。至如身後稱冥壽。卽前代絕無。爾雅釋詁。以黃髮鮠齒。鮠背耆老爲壽。若其嚮晦冥息。初無齒髮可徵。計壽於冥。曷云洪算。雖然。余嘗求夫壽之爲義矣。書洪範。五福一曰壽。而無逸云。殷自帝載以後。罔或克壽。然攷殷世前。若祖丁。後若帝乙。類皆多歷年所。而周公所舉。顧不及焉。將毋所謂

壽者不僅在於享年耶。韓詩謂商頌作於正考父。在宋襄公時。而長發遠推天之佑契。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周成王之世。其去后稷千餘年矣。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其距文王亦數十年矣。大明之詩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其詞視後人稱懸弧設帨者。殆有過焉。而皆在於奕世。孰謂生辰不當追念哉。澤州刺史遼陽佟公信侯諱國瓏。由兵曹掾出宰文登。擢牧上州。所至稱循吏。配王宜人。今永定河同知謙齋滿保。乃其第四子。乾隆上章執徐之歲。屆公百齡。冥壽。媼友競製詩歌。越四年。於王宜人禮亦如之。余前客廣年。在謙齋牧淦陽之後。及來保州。始定交。旋命其子寧貴。負笈從余於學舍。暇日哀集投贈之篇。屬爲序。余爲述經訓而疏通證明之。是所謂壽考不忘者也。是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而謙齋永言孝思。能以愷悌承其清白。視世之徵歌劇飲。娛生人之耳目。而托言於不忍死其親。不可同日語矣。

送廣平尉李耻齋告歸序

耻齋解組將歸。貽詩志別。于時其邑之人。泣以送恨。無計以留之。耻齋吾浙人也。歸則余幸得朋焉。夫恨其去而失之。與幸其去而得之。皆情也。以情則豈惟士民惜其去。君亦何忍去其士民。豈惟余樂從君遊。君亦應樂與余遊。君之詩則旣言之矣。然而情有不齊。而道則無二。吾聞言情莫如詩。而言道莫如易。詩曰。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此善言別者也。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此善言歸者也。進乎此。則去而望其來。歸而喜其見。而其人但可得諸想像已矣。若夫易則有象焉。或曰。若君者。其當蠱之高尚。遯之肥遯乎。非也。蠱遯之上。皆取无位无民之義。故蠱有志而遯无疑。君雖位不顯。所至號良民吏。方今朝宁肅清。百寮職辦。邇安遠至。是亦何高尚肥遯之可言。君之去。引年也。移疾也。時止則止。其象爲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鴻水鳥也。而九三上九。皆象漸。

陸傳皆無釋者。吉凶之義不繫於陸也。三之漸陸進也。上之漸陸退也。羽可爲儀。此乃老成典型。其外之可爲儀。由於其中之不可亂。傳特爲推明之。而稱其羽。不言其飛。斯則與詩言鴻飛遵陸者異焉耳。耻齋與余皆經生也。於其行爲說經以訓其留別之詩。

開州馬氏族譜序

明建文朝死事之臣。方黃練鐵爲最著。考明史紀傳。方黃練皆夷族。而鐵公父仲名。母薛。安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是則四忠之中。獨尙書幸免於族矣。余客清苑。從遊有開州馬生允剛。輯其家譜云。自先世傳是尙書之後。因懼族滅。改姓。開州先有李氏居之。馬氏後至。各居一村。久之。知皆尙書遺裔。敦族誼。以至於今。或疑族滅之說。與史不符。或又疑仁宗卽位。卽諭建文諸臣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故黃子澄之子。變姓名爲田經者。正德間。咸寧進士黃表。乃其後。則已復姓矣。逮神宗。詔祀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公論益伸。而何鐵氏之常諱匿耶。自余論之。革除時。忠臣之家。爲陳瑛所滅者。累數十族。親屬被戮者。數萬人。若齊泰。景清。茅大芳。卓敬。巨敬。高翔。暴昭。張昺。葛誠。盧震輩。皆是也。燕師南向。大將軍耿炳文。李景隆。俱以數十萬之衆。相繼潰奔。獨有一鐵公。屢敗其師於齊魯間。師懼而歸北。

不敢復道山東及燕王已稱帝與盛庸勅猶以鐵某就獲爲言則其痛心切齒當視齊黃爲過之且凡避難而逃者不逮族之之命下也必先期走遠方寄他姓擇所居於偏僻之地刑法志言永樂時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後雖有詔勘豁豈得戶盡聞知是以萬歷中練子寧之六世孫綺居閩者入浙始爲人物色及後歸里謝肇淛賦詩送之序言其初詰之泣而不應蓋不知江右之已建祠也人情無不畏禍者度當年驚竄流離類此者何可勝計其或不數傳而卽顯亦有遲之久而後顯黃表則其不數傳者也練綺則遲之猶未久者也人事之淹速不可期而天理無有不彰雖值疑似而人共信之於以見人心之不死也允剛好學而工文初中乙科其將來成就莫可量今以族譜乞序夫譜惟祖其所知其自尙書而下三百七十年一脈相承未必能明列世系也詳其近代之可知者而闕其所不知者重以故老之遺言溯源於先祖是卽所以徵信矣至若尙書無女沒教坊之事世傳二詩乃好事者以皇明珠玉集中吳人范寬之詩附會之正史與濟南城之懸高帝牌及臨刑時之自啖其肉皆削而不錄凡以尙書之智謀忠勇以是表異轉無以見其順性命之理是又後學所當知也

上湖分類文編

雜著

石鼓說

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唐貞觀中。蘇勗始紀其事。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今本亦作宣王。無文王字。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程泰之。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云。成有岐陽之蒐。指是成王。歐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漈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為秦刻。

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云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採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譏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竊嘆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為後周何時耳姚寬姚氏殘話謂後周文帝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焦弱侯筆乘謂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夫大統乃西魏文帝托跋寶炬之年號後周武帝宇文邕乃宇文泰之子泰特追諡文帝耳殘話既誤以魏文帝為周文帝即筆乘云其子武帝直似周文之子為魏文之子者尤文義不明然此二說要皆不足為馬氏證也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誥法周書詩襲雅頌之文誠無足異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獵豈肯夸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

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無字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兩言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豈非瑞應意乎文內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象元二年間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為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於即位之始即傳位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即位僅七歲其三年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禪位於隋其時石鼓甫成應即委棄而篆文人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鑒察者正不必依傍韓蘇篤信而不敢議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傳與余言一證其同異哉

頃囑友人於國子監搨得文十紙。元潘廸音訓二紙。察其文爲潘本所有者。今則又多殘闕。而嗣王我鹿等字。在潘本已不復存。不有竹垞先生石鼓考。則亦何從辨論之乎。庚寅三月又記

儒門淡薄論

昔宋張安道爲王介甫歷舉馬祖坦然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諸僧。謂其過於孔孟。且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介甫嘆服。後張無盡聞之。亦以爲達人之論。釋氏書。信此無怪也。而後世佞佛之徒。輒樂道其語。何哉。吾聞儒者。心通乎天地人之故者也。非謂其能口談乎心性命之學者也。漢唐專門之學。守其一家之說。而未嘗反求於身心。往往經明而行背。宋周程諸賢者出。理學大明。要皆求之六經。由躬行而後有心得。乃心性命之理。既明而後世之儒。但求索於語錄講義之書。于是有語錄講義。而六經雖不求甚解可也。所謂儒者。二端而已。深談隱微。標揭宗旨。高自位置。及叩之以易四尚

詩六義五禮之節文三傳之失得。而面墻背印者。有之。是之謂陋儒。矯其弊者。泛覽百氏。綜括雜說。少壯精力強盛。能隸事博辨。逮於衰老遺忘。而索然頓盡。是之謂雜儒。外此又有排比聲韻。雕琢藻飾。悠悠之談。靡靡之響。號爲通人。而實無益於身。無補於世。是之謂浮儒。之三人者。其自許以爲儒矣。人視之。亦以爲儒矣。意皆在於徇人。則皆爲小人儒焉耳。楞嚴圓覺之旨。發源於老莊。老莊之學。又流爲修煉丹鑪之術。顧道家者。流惑之者少。而釋氏羣趨焉者。後世之道家。不必通曉乎柱下漆園之書。而爲釋氏者。則皆剽竊乎楞嚴圓覺之趣。士大夫平時習於小人之道。遂不自覺其尊釋而卑儒。夫佛盛於晉宋齊梁之間。最爲後出。然昔周孔聖人已前知之。易良之六二曰。其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艮其限。危薰心也。此言老氏也。腰膂爲限。腰絡爲夤。其心止於限。以爲元牝之門。而以坎離爲車

軸之貫轂。左離右坎。同廓中分。列其黃之象也。丹爐火候。則薰心之危也。腓在趾上。隨則膝也。坐在立亡。艮而不拯之象也。灰心滅智。則心之不快也。凡皆以身爲大患。而仇視其身與心。陸象山儒者也。其釋易也。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爲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爲無物。是又牽合釋氏之語。以示吾儒之未嘗淡薄。豈知敦艮之學。必使有快無薰。而後其道光明。夫固有我而有物也。夫兼有天地人之道。而廣大悉備者。莫如易之爲書。漢儒臆說象數。直似文王周公之學。不能過於京焦。宋儒於三聖人之明繫。以辭者。一概指爲虛象。而謬謂於羲皇心坎上馳騁。由是舉世以虛無相尚。而儒者之虛無。曾不及釋氏之言幽微而神妙。以云淡薄。則誠淡薄矣。毋乃徇其流弊。而喪其本原也哉。然則君子之儒。當如何。曰。學易而有得焉。庶知吾儒門本不淡薄耳。

憶樗園賦 并序

康熙五十五年。師韓年十歲。隨先君。僦居城東蒲場巷。古菖蒲巷也。從處士馬樗園先生受句讀。先生手錄經書中名數可紀者。若三桓七穆。多至於三百六十律。向晦令強記之。題曰雜課。閱兩年。先君卜宅芳潤橋。先生亦移居張卿子巷。逮師韓年十八。補縣學弟子員。衣藍衫。拜於先生之堂。顧而色喜。逾年。先生沒矣。乾隆五年。師韓居憂旋里。訪先生故宅。已再易主。或曰。先生子曰聖源者。死且數年。一孫爲縣小吏。自傷卑賤。諱匿名居。求之不可得。自茲以後。師韓坎坷憂患。旅無所容。而少小所經時。一夢至其處。忽忽三十年。當其夢遊。不自知其身之旣壯且強。而將老也。向見先生。著有樗園文集。手鈔約五六寸。樗園者。先生所居草堂。旁臨魚池。編竹籬。蒔雜花。屋角老樗一本。半朽而結實纍纍。先生自題門額曰。樗不材木也。而吾取以名吾園。今僅記此二語。其自況績學。不見材於世乎。先生體癯瘦。白鬚朱顏。耽禪悅。常僧帽而方袍。終日危坐。從無怒罵。每學童散。閉門落

然亦無朋徒過從。聞其中年遊迹遍天下。垂老歸里。爲童蒙師。師韓自七歲。延師家塾。爲族叔祖文學。越千先生。最後則從親同姓郡守。滅尊先生遊文學。有賢子孫。登科目。郡守以進士入爲清郎。出守劇郡。而獨先生之身。與其子孫。若是之閭寂也。哀哉。先生諱泰來。字亨九。號定山。本俞姓。沒時年七十餘云。

南湖之偏。有小園兮。方一畝而未足。雜花蔘以繽紛兮。游鱗撒波而灑灑。編疎籬於苔徑兮。構茆齋而斧木。聽書聲之琳琅兮。有童子凡五。六人。哦鄭谷之俚詠兮。諷史游之異文。坐銀鬚之一叟兮。手丹墨以冬春。師者所以學爲君兮。童子其猶遂古之民。先生薄榮譽兮。鄙不談乎舉業。核名數於載籍兮。誘靈檀於對帖。罕朋徒以酬酢兮。獨循樗而日涉。貴知希於編集兮。示逃禪於被衲。幸余昔始垂髫兮。得高賢以爲師。日執經於函丈兮。嗟稚駭之無知。遂悠悠以卅載兮。勞夢想於緇帷。儼對夫水木之明瑟兮。從下學而戲嬉。倏自顧其頽落。

兮。颯斑鬢以離披。痛吾師之未由復見兮。空涕泪之四垂。

上湖分類文編

上湖分類文編

祭哀志畧各體

祭鄭侍讀文

公於先君爲耐久朋。我生孩孺。拜公於庭。公仕還廬。披文講席。我年方冠。就公指畫。楚齒刺眸。取悅耳食。公曰。謬哉。摘疵以斥。意初不耦。如不公從。而已而悔。迺著之胸。孰面譽諛。或背而攻。愛我誨我先友。如公中間契濶。十年宦轍。一見於舒。脫然引疾。先君之喪。來哭於堂。我服卽吉。公疾未良。禿鷲武林。畫龍錢唐。岐言在耳。訃書臨湘。公昔示詩。曰爲余序。文成自京。寄及病痼。呻吟懽忻。手持口句。音容可想。稿草在御。江湖云遠。告哀以私。沒而不亡。靈其我知。

祭滅萼先生文

族莫近於親同姓。而先生則十世所分。誼莫重乎師弟子。而先生則兩世相因。昔先生之求道。所受業者先君。洎師韓之志學。復從遊焉。

及門閱歲華於卅卅感時會於絀伸胡久闊而暫契遽捐背以終天
憶先生之舉最中道出乎龍眠值趨庭於休告迎官閣以周旋聽崇
論於侍坐愴離目於別筵選部迭推而晉秩倚廬疊報乎丁艱聞一
麾以出守湖章貢之層灘適饑來以驅我孰感漂而愧韓放一葦於
湖口逢五馬於江邊自南昌之會合到於今又十三年初弟子之奉
使駭先生之解官見彈事之羅織噴直項之逢遭詎撻舛之及已乘
薄遽而構患更挈攜其家累爲就注而之燕乍入直於禁筦旋削籍
而免冠鱗曝沙以遭侮鳥依人而自憐顛久旅而旋返欣重拜乎床
前見維摩之示疾固丹砂之駐顏積情話其莫愬恐吮聒而憚煩訂
後期於小愈占有喜而使過何凶耗之歎至經信宿而不延嗚呼哀
哉以先生之循卓而身乃中傷乎宵小讒譖之言以先生之高朗而
人猶追恨乎庸醫寒冷之前是皆司命以致然而亦又何云嗚呼哀
哉

金聞石哀辭 并序

昔者聞石客死清苑計聞京師值余在憂患疾病中向隅增痛乾隆
乙亥歸棹過津門質夫欵余於問津書院因道聞石沒時情狀甚悉
既還杭經其舊廬愴焉動懷計聞石自京赴黔與別逆旅九年於茲
而今已矣重爲詞以寫余哀

於乎聞石其學爲古之學而人爲古之人耶其人不見許於俗而乃
至不自容其身耶其奇至於道羅施眺祁連而謂樂踰於鄉關也何
所如之不合而龍性卒難馴也非修短之有定胡爲乎有來告者神
耶於乎聞石有文類編有詩紀年復有說部波詭瀾翻其能傳耶其
遂泯泯耶戍削其骨峭厲其顏高興獨出辨口如懸我思君矣在目
之前君不見矣哀何可言

牛真谷哀辭 并序

滋陽牛君運震字真谷與余交幾三十年君長余一歲雍正癸丑余

年二十七始以進士同年識君其壬子舉於鄉亦同先是雍正二年
茶江彭先生自督學山東秩滿再使浙江挈君來杭先生所至學官
弟子覆試至於六七試必三藝而刻其文入試牘又逢人輒說者君
與余先後畧同故君早知余而余於君一見如故君之再會於京師
也則在解組秦安講學臯蘭之後示以所撰經解古文雜詩君於易
每用爻變說象余不謂然也君亦不余是余所見當代學易者與縣
孫文定公說亦然其後 詔求通經之彥易注尤多大概法京鄭則
鑿空俯張於所互異不可難去聲難輒語塞遵傳義者又無體驗之實
而務爲小變以立異于是增設圖象紊亂經文於所當求解者不解
也故經不徒說也返求諸身心而躬行之仁智之見不必同而各有
所得文定與君豈不焯焯在人耳目哉或曰君之說詩其精深過於
易余未之見不妄附和也既別去余載入仕載挂彈事浮游塵埃君
歸而大都授於晉陽河東少陵諸書院乾隆二十三年余亦應當路

聘爲廣平清暉書院堂長嗚呼豈知君以是年沒也二十六年有邵
陽趙叟來遊袖出君行畧則君之尊公先生所作也叟曰公願得工
文者爲君傳敢以請夫傳者傳也自度筆力不足傳君而古人有作
哀辭以解其父母之悲若昌黎於同歲生歐陽詹者朋友之道歟爲
舉所聞二事行畧所未及者補之而君之立身揚名愈以見而因藉
以解其悲也

作官與師爲人無己已則無人古之學仕秦士於君曰牛夫子夫子
是稱古有其幾習聞在今不知亦爾訃聞哭臨高妙山址半千人賻
自秦安使孰致之來將德是以彼哉末師剿文獵美作僞而欺不誠
則否幸無泄民噫可知矣揚名以顯六經之旨有說鏗鏗君其無死

山東按察使盧君墓記

乾隆二十二年山東提刑按察司使仁和盧君以病免明年歸里又
明年卒君父封通議大夫紹烈母贈淑人吳氏余之從母也二十六

年。余自河朔還杭。君葬西湖五寺橋之原。踰年矣。封公曰。吾向欲子銘其墓。嘆已寔無及也。余維古有墓記。或不必刻石而納之乎。請爲記。廬於杭號上家。康熙間。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琦。君之祖也。閣學公沒。而家中落。封公嘗効力南河。授山陽主簿。不久罷去。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諱憲觀。其先名觀光。字賓王。別號石林。生於康熙四十年。長余六歲。爲姨兄。君出應童子試。余尚不能文。洎余爲諸生。登科第。而君顧試輒報罷。雍正十三年。遊京師。始更今名。入宛平縣儒學。年三十有五矣。乾隆開元。中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余以母病。請假省侍於桐城。旋丁外內艱。比服闋。再赴館閣。而君已自乾隆四年。改官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三遇京察。皆一等。考選御史記名。余至。則與同儷居。夜鯉晨晷。合榻促席。或轟飲盡醉。劇譚而高歌。年當強壯。忽忽不意。此景之不可再也。十年春。余有湖南之役。明年。鐫級。又明年爲部選人。而君先以是年春。出守沂州。沂屬蘭山。剡城。

饑。有事賑濟。繼之六月雨。郡當沂水之衝。水浸淫及七縣。設法建滾壩於李莊。待賑之民。各長厥居。美聲上聞。擢運河道。十四年。丁母憂。十七年起復。湖北上荆南道。二十年。陞山東按察使。君故習於刑名。齊魯舊治地。哀鰥哲獄。所部稱平。二十二年春。見君於行在所。君捉手顧藉。憫余再仕再躓。而猶冀其不長折。與酌酒帷帳中。余竊訝君顏黦而頰頰。以爲奔走頓億耳。而君竟以是年冬。中風暴瘖。君之歸里也。值余因事北上。不及見。其卒在二十四年五月。年五十有九。君性謹樸。自少厄試事。意不自聊。卽家庭中。日有縷責。雍正間。隨封公淮上。間出爲童蒙師。於世務機應。官理職辦。一切遜謝。獨於余及同里嚴九璫。實應袁大鯤。化陳四大復輩。過從談藝。君常訥如無所辨難。俗子或薄其落度。而疑其中之無所有。一旦宦立。異等之效。朝野傾矚。人更驚服。健美古稱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不其信歟。惜乎中外治績。無有從旁紀述者。獨聞平察案之歸重。黎氓之懷思。約畧。

非以傳信。詩書所載。蘇公敬獄。留于貽佩。逮漢吳公朱邑。其人均無軼事可稽。而自有其不朽者。君於古人奚愧焉。配汪氏。早卒。次配嵇氏。生二子。嵇卒於京。二子天。晚有子曰登龍。尚幼。一女嫁同邑許承基。

叔父重閬府君權厝志

乾隆四年六月十七日。先君子沒於位。不肖孤奔喪成服。自桐城縣治。遷柩於樅陽。會有交代事。不果歸。明年正月。而叔父重閬府君之訃至。嗚呼。先君子友愛。自少時同席對牀。勸學砥行。泊乎今茲。聚而愉怡。離而懷思。患難而奔趨。頓踣。至墮馬折齒。卽在數千里外。魂夢通之。嘗見先君未病時。與友人書。切切於叔父之顛連。愴乎濡筆而實涕。孰謂不數月之間。而後先。費志於泉壤哉。不肖孤奉先君柩歸於乾隆五年六月。而叔父旅櫬亦以七月。至自安西。諸孤師濂等。權厝柩於西湖之蕩花居。而志之曰。府君諱德容。字雲尺。別號重閬。鄉

貫世系詳師韓所述。先君行略中。初名掄甲。補錢塘縣學生員。自少以工書著稱。中歲遊京師。以至江南河南陝西。復之京師。康熙庚子。改今名。中順天鄉試。雍正甲辰。進士及第。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又御試於保和殿。名第一。會修

聖孝宏編。充總裁官。當是時。國家方用鉅兵。大刑。莫安青海。而府君以丰裁聞望。簪毫文石之陞。書碑撰雅。豈非其時羣而目之。一不自檢。而禍隨至矣。府君平居。勇于爲人。至是則昵交密友。類多避謝。惟恐稱相識者。而府君請若盧。就園戶。危疑連歲。但仰餽粥於先君。羈旅之中。尋以雍正七年秋。蒙

恩宥。執役塞外。越七年。遇赦。令仲子師亮具呈。刑部請代。格於成例。未由。上聞。府君居安西日久。自痛釁深罪大。無能上酬。

特達之知。矜全之德。風霾砂磧。舉目悲來。北闕何高。南雲何遠。墟墓之地。妻子何依。厚祿故人。書斷絕矣。何嗟及矣。長孤囚以沒世矣。精

力竭於奔命心神亂於憂疑忽病風左手足不仁踰二年遂卒蓋乾隆四年九月初七日也年五十有七甘肅布政使錢塘徐公倡寮屬醵錢賙助明年三月始以輿柩行配孫孺人子四師濂師亮俱隨侍安西鎮城師嘉廷采孫四女一婿管都承嗚呼府君之所交非若王韋黨附賴納禁近與計事也數瀕於顯戮拳拘絕域僅以喪歸并不望柳州於蠻鄉猶自懷印而曳紱也而獨區區文墨流布使後之見者流連太息其為人自古文士困蹶兀敗名聲材之患也如府君所遭豈不極於至慘矣乎先君子沒人或謂師韓勿聞凶訃於府君恐痼疾者不測嗚呼而今乃從苦出之餘哽咽而志其出處之大凡也

悲夫曆後十餘年從弟師嘉乃奉府君柩附葬於方家峪祖塋

先親行畧 傳為詩填諱

先考諱振甲字昆鯨號紫巒又號毅亭族譜稱魯成公之子食采于汪由此得姓譜為明大司馬太函先生所修當必有据至唐越國公

支派鑿然可考宋時居歙縣者分十六族西鄉醴泉里之叢睦坊其一也五世祖考諱可覺萬歷丙子舉人丁丑會副生高祖考諱汝謙

世稱然明先生以曾叔祖諱繼昌中順治乙丑進士歷官湖廣按察副使江防兵備道封中憲大夫始遷於杭高祖妣吳恭人生二子長

為曾祖考諱玉立邑庠生曾祖妣程孺人無出繼妣鍾孺人生四子長諱鶴孫中康熙癸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次為祖考諱麒孫康

熙戊午舉人官會稽石門兩縣學教諭次諱夔孫次諱鵬孫俱國子生先考居長二叔父諱德容中康熙庚子順天鄉試雍正甲辰進士

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三叔父名援甲康熙庚子舉人候選知縣

後知山西絳縣先考自年十九補杭州府學生庚子與兩叔父南北同登賢

書鄉里傳為科名盛事而先考於得報時痛怙恃之不及見未嘗不泣下也即在雍正十三年先考官桐城曾祖考祖考俱邀

恩贈逮不孝師韓倖授館職乾隆二年祖考再邀貽贈而不孝等仰

見先考孺慕之忱愈增感愴也。聞昔康熙四十五年祖考應江西聘入闈同考而曾祖妣鍾太孺人病沒於家。祖考聞訃奔歸哀毀骨立。惟聞先考湯藥之謹棺斂之誠心稍解慰。四十九年祖妣沒於石門學署五十一年祖考復棄世。先考兩遭大事戚友至今稱其哀有過而禮不逾也。自中鄉試後屢困公車。雍正三年二叔父坐事羈繫先考經營饋贍因就館古北口。素不習鞍馬。一日訛聞惡耗乘騎疾馳。馬逸仆地。二齒斃折。流血漬沙積間。先考不自覺也。居數年二叔父蒙

恩宥將出塞先考走送國門爲誦蘇文忠公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之句灑泪握別。雍正庚戌成進士第二甲旋爲通政使。睢州湯公保舉發江蘇試用。旣三年委署太平府同知旋署五河縣。調補桐城縣。在任四年每念漢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而人愛之以故值罪犯當刑訊責懲者哀矜動顏色旣得其情必不可

原者然後定案案已定者先考沒後人偶一獻疑欲反前斷而卒不能動搖也。桐城雖濱大江岡嶺合沓歲苦旱蝗乾隆三年風旱特甚先考日夕焦勤請禱值秋闈聘校文辭不赴時感癘瘧危甚少間卽強起勘察荒田遍歷窮僻仰沐

皇恩蠲賑兼施立法分厥務無遺漏復捐俸易粟四百石以補例不得入賑冊者。閱秋冬春三季閭閻始得安堵孰意復逢亢旱先考悼災民饑瘁之餘睹水涸苗枯螟螻肆發聯延數十堡徒步虔禱於酷日熾焰之中聞龍眠山石馬潭爲唐張孚卿禱雨沒潭遺積訪求故事用桔槔數十具窮日夜汲潭水直過馬脊上明邑人磁州同知程旼鑄禱雨止蝗四字之處又求龍井至縣北華厓山其山森聳壁立從者却立先考獨携一僕子櫻險斗上猿蛇錯出棘手裂衣遍側蹉跌幾墮者數矣挹井水下厓鄉人炷香跪遮於道咸感先考之不顧軀命也。蓋犯暑循行者歷五六旬勞與憂積而成病逮其後蝗則熄

矣。雨則霈矣。而先考病已不起。臨危猶問雨水足否。初無一語及家事。痛哉痛哉。先考每念吏治之難。太過者凌厲而怨生。不及者恭靡而事廢。嘗自署其廳事曰。僊邑正須儒術治。佛心偏現宰官身。此可以得為政之大凡矣。平生手不釋卷。尤嗜漢書。有手鈔本。於八家則韓歐陽曾三家最熟。居鄉教授生徒多所成就。壬子丙辰兩科分校江南鄉試。先後所得正榜十五人。副榜四人。至壬子若張君叙丙辰若方君世儁。並屆期發榜。搜拔於落卷中。因分入他房。兩君後自聞知。感知已尤篤。壬子又分校武鄉試。所作詩詞雜著文。凡數卷。為諸生日久。故制義尤多。顧少年所作不甚愛惜。多為朋徒取去。其存篋笥者。大率中年以後之文。猶不下二百首。嗚呼痛哉。先考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辰時。沒於乾隆四年六月十七日午時。享年五十八歲。乾隆二年。覃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子二。長不孝師韓吳太孺人出。次師程庶母翁出。女三。長適雍正庚戌進士臺灣鳳山

知縣方邦基。後仕至臺灣道次適秀水縣學生楊王達。次許字乾隆乙卯舉人何維熊。妹早卒。

先妣姓吳氏。系出徽之休寧。世居萬安街。先是郡庠生洪。自徽遷杭。生國學生樸。國學君生恩。貢生候選教諭諱有文。即先外祖也。先外祖熟於宋五子書。及存蒙淺達。諸講義。師事甬上范紫登氏。共輯四書體注。復為刊行流布焉。生一子五女。先妣其次女也。年二十一歸先考。先外祖沒。舅氏名念祖。年甫七歲。逾八年。外祖母鍾太君又沒。先妣為外家所倚賴。然如康熙四十九年。先王母王太孺人卒。五十一年。先王父繼逝。先妣佐先考經營殯殮。盡禮盡哀。蓋先妣之事舅姑。以孝者如此。先考困於諸生。糞殮每虞不給。先妣簪珥典質。略盡康熙四十三年。先考以力學邁疾。先妣躬侍湯藥。病屢止。屢作沈絲。三載始即安。先考舉庚子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十年中。遭家運坎坷。常客北方。及通籍。待缺江南。於家業有不服顧。先妣早夜操作。嚴寒

一海分類文編
盛暑揮汗裂膚備極人世難堪之境嗚呼痛哉孰謂痼疾便伏於此時也先考署篆五河迎先妣至官署尋調任桐城旱蝗連歲先妣既以食貧力作起居飲食失攝衛之方至是年屆六十而勞苦有加乾隆三年秋忽病瘧幾殆會不孝師韓已先一年得假侍側乃付以家政獨興疾還里不孝請隨侍南行不許曰是邑有事賑恤案牘倥偬供應不時且爾父憂深勞積晨昏慮缺於調護也蓋先妣之相先君以德者如此不孝師韓自年七歲入小學先後受業於族叔祖越干先生處士馬樗園先生今選部滅尊先生中間從先考讀書者復數年家素貧而先妣必予之美衣食恐其勤苦致疾也既就試或科場下第必勸慰之恐其失意憂憤也弟師程年六歲延表兄陸遐修爲師教以尊卑長幼之序孝弟謹信之行愛之望之又時時恨不見其成人也蓋先妣之教不孝等以義而慈者如此不孝之假歸也先是長姊以姊壻服官臺灣先妣命至桐城與二姊朝夕相依先妣顧不

孝等而樂之以爲骨肉聚首一堂人生不可多得之境每見人家兄弟姊妹不相和協蓋因一時私心而忘天倫之大樂也汝曹幸無參辰益當共珍惜此歲月嗚呼痛哉自今思之言猶在耳欲如曩日之周旋子舍豈可復得哉二姊早失所天尤先妣所矜憫每辭歸數日卽懸懸而望及先妣病篤經年累月刻不違離雖由二姊感母慈恩孝義誠篤凡進湯劑易燥濕連二百餘晝夜費寢忘勞然亦先妣愛之至深不能暫釋於懷也其他懿行不可殫述先妣體素羸瘦多病自在桐城感痰症南歸就醫病良已次年聞先考訃病復作入春增盛嗣是病起不常逮十月三日頸忽痛頭眩筋絡攣結日甚一日次年春夏間藥餌不效至五月朔竟瞑目長逝先妣嘗曰吾生平無私心平居所以教誨爾等者已極諄復死應無所言蓋至於沒而曾無所丁寧也痛哉痛哉沒以乾隆六年五月初一日酉時距生於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卯時享年六十二歲雍正十三年乾隆元年

再封孺人

一湖分類文編

九

上湖分類文編

代筆

懷柔縣成介愍公祠堂碑銘

國家建極燕京。卽褒卹前代死國之臣。定諡建祠者二十人。而直隸有其四。范景文申佳九成德金鉉皆北直隸人惟成介愍公。以本籍霍州。故給地在霍。而公實家於懷柔。考公出處。見於吳景果縣志者。其時明史未成。但據昌密道吳慎碑。碑所本者。周令之紀事。距公纔二十三年。見聞宜可信。其他與碑互異者。則無稽之言也。公先以哭殞官。於茶棚下。觸地流血。歸家乃縊死。而志曰。遂自觸死。則竟似死於東華門矣。碑內有妻及七妹之語。志誤妾爲妻。又誤以妹爲夫人之妹。而更加撫於姊所四字。以實之。是與他書言公爲御史廷杖者。其謬略同。碑不載公父之死。遂并其家之一妹二妾自縊者。皆不載。其後縊於京者。母與妹之外。尚有一妾。考池北偶談錄公與馬文肅公東云。弟幸老母

代筆

舍妹俱在此。老母急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為告。而文肅跋公此柬，有元升一門四人俱死之語。因思碑稱霍氏，即其妾之姓也。劉夫人業已前沒矣。至明史亦似有未詳考者。史載公仕終武庫主事，而碑文稱車駕郎中。按公自如臯入為主事，旋轉員外郎。員外未必仍是武庫也。且安知其不晉郎中哉。公赴詔獄，史謂於道中疏論體仁罪，竊念被逮之小臣，豈容其道中上疏。則謂母張為具本聲冤者，乃得之夫。其母苟非請闕，何獨為欲罵溫體仁而至長安街乎。他如公成進士，榜姓張，從母姓也。後有旨復姓，死贈光祿卿。或云贈大理卿，雖非大節所繫，要亦後人所當知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古來大節不奪，恒在篤志固守之流。懷柔城破時，眾爭匿地窖，其父曰：豈可男女雜入一窟中乎。遂及於難。介愍之所以為介，亦其家誠有素也。公平生屢瀕於危，皆倖獲免。而天顧壽，其遇使禍及全家。每讀公太行道中詩曰：但卷琴書賦歸去，莫因狗祿乞身遲。未嘗不為

深痛也。今邑令高君建祠落成，以碑文請余為舉夫傳聞之異辭，以冀後來者從而訂正。若夫祠宇之模，祀田之數，則自有高君之紀錄在。銘曰：

明綱解紐，棘矜屯蜂蟻。長都失守，君死社稷。同時臣死，忠僕指什佰。赫矣成公，強項令清郎。一德始終，既哭自殯。臨難不苟，免卒以身殉。聿崇蠲祀，給地古岳陽。高山仰止，顧茲僑籍。實靈所式，憑曷缺廟食。列松九丸，迎送神其間。生風凜然，地有古松四株。爰德同好，刊遺烈鏘洋。永垂世教。

改建涿州石橋記

涿距京師百四十里，六服同軌，接軫門關，津梁之設，所以屏衛西南一大都會也。城外拒馬河，逕州治北而東流，以入津海。地勢按衍，水或泛溢，四散明季始為石橋，規度違宜，水不順性。日蕩突南徙，每遇秋霖，越旬奔湍，瀾漫雜以圯石，隤沙為行旅病。某自歷職封圻，悉其

興廢之故乾隆庚辰入告蒙

皇上指示機宜發帑改建於是定制練日庀材鳩工築高平之隄避旋潭也開寬涵之洞疏漫衍也當夫跨流引原砥平礪密工未及竣而河水大至汨址漱穴不騫不騰似有神焉陰來相之由是侯騎晨馳輜車夕發若履康莊又有遙山近麓襟帶其間因以奉宸遊廬賓衆形勢雄勝以行則樂以處則安仰惟

聖天子勤恤民隱凡有利於民皆不惜罄金錢以建萬世無疆之業豈獨爲都輦襟喉之地取便梯航云爾哉橋成有司請刻石以紀

詞曰拒馬河橋建涿鹿昔北今南利改築橋羸四尋水門九橋寬三尺長三十三丈九尺下有九空石道纒連南北陸橋南北石道二道百三十七丈強涵洞四

十水門屬道中構亭炳天章御碑亭北龍宮廟並書局紫淵書院分

張綽楔道兩頭南北南夾二樓延攬足南有攬翠樓延清二樓肇始乾隆庚辰春

壬午橋成宴以落頒金數盈三千鎰於昭億年綏百福

衡水縣安濟橋記

禹貢言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蓋謂使衡漳之橫決亦如覃懷之坦蕪易危而安爲萬世無窮之利顧衡非水名也衡水之名自酈氏注水經始今凡河朔漳所經由之地志乘皆引衡漳爲說而衡水獨以名縣者考舊唐書地理志云衡水古無此名隋開皇十七年河北大使郎蔚之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始置縣築城則舊縣志謂衡水置自後魏者特因酈氏爲後魏人而誤耳縣之有衡水橋也明天順初已建木橋嘉靖間改建石橋萬歷初圯而復築歷今百八十餘年矣地處畿南當齊晉水陸之衝鹽運糧販行旅之所往還橋亘數尋跨迅疾湲悍之水以搢搢之欽欽際梳刷之蕩滌自非重加架構曷克永利康莊爰於乾隆乙酉繪圖貼說疏請興修俞旨允行發帑鼎建儲材於乙酉之冬鳩工於丙戌之春共費白金四萬七千六百餘兩及秋以工竣上聞蒙

恩賜名安濟。夫安之時義大矣哉。古者橋梁之掌屬於司險之官。所司在險。所治在安也。水由地行。今昔異軌。在昔滄合漳流。經縣治西門。患特在漳耳。自順治戊子。滹沱南徙。分流入滄。康熙戊子。漳別入衛河。不與滄合。而滹滄之會。以北行者。其力逾橫。近年河更改而西趨。于是向之患在水洞者。今并旱洞頓穿。大溜橋石一墮。壅滄堪虞。此形勢之不同也。舊橋東三水洞。西三旱洞。燥濕分而礮砥亦異。今則水洞底石已殘。旱洞券墻盡陷。坑塹之成。深入數丈。必須先挑越河。以清河底。繼拆舊橋。以平地基。且改六券爲七券。連延三十餘丈。穹窿坡陀。合形輔勢。而衽席之安。始得焉。此規之殊宜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又曰。既濟定也。卽一橋之成。而可見出作入息之倫。清晏之慶。有所自致。昔者史書河渠。班志溝洫。並推原夫九川九澤之成功。以爲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豈獨爲衡漳一隅。感明德之遠矣哉。

桐城新設試資田記

國家以鄉會試取士。會試徵天下士於京師。官給水脚。此漢制所謂與計者偕來。而縣次給之食也。鄉試在於本省。故郡縣但設賓興之宴。乃古者本貫取解之遺意。桐城距江寧幾六百里。每科應試者不下三百人。不獨舟車往返跋涉也。到省而僦居索米有資焉。入試而納卷携餐有費焉。保無貧士因之阻其行者乎。今太子太保直隸制府方公有愛敬之德。旣已建宗祠。設祭田。又置義田。踰二十頃。題咨立案。茲更由宗族而推之鄉黨。念邑子鄉舉者。或困資斧之艱。爲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積以三年。比於公項。某適宰桐鄉。思昔范文正公置義莊贍族。而忠宣廣之。載在宋史。至如贈錢孫秀才一事。正史於范孫本傳皆不書。後人罕有知者。夫贈錢祇在一時一人。而試資且以遍德而貽奕世。是又有有司之責焉。事積漸則變生。而利因循則弊出。所賴踵是經理者。無負創始之盛心。不第此日士林歡頌也。

若其田有坵勝事有規則縷析條分則自有存縣之冊籍在

正定府志序

春秋時簡策可稽者易詩書禮而外莫過於志若仲虺史佚之所作
狼臆與駢子臧子產之所稱其後陳代滕百官之所述皆謂之志逮
於漢晉書缺有間矣唐梁載言著十道志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志則
俱兼綜方夏以成書至宋而郡志林列悉自府帥郡守所撰復有續
志新志續修後乘等編凡皆在於南國而北地罕有燕趙之郡志多
出宋後每嫌荒略况如正定府志創始明嘉靖間而閱今又已二百
餘年之久哉今太守揭陽鄭君以為政餘閒力為搜討補闕訂訛發
凡起例門別十八卷盈五十既成請序於余余惟正定之為雄鎮自
古而然而情事隨時而變易十六國以前之兵爭無論矣隋唐都長
安宋都汴正定為河北之鎖鑰邊防所繫地險則情疎故徵發不時
侵盟交錯其弊則藩帥迫脅而民困部族劫掠而民危金元暨明都

於燕京正定為畿右之襟喉都輦所臨地狎則勢逼故山澤採捕厥
衛供輸其弊則規控括索而民愁起俵坐派而民怨蓋北籌南顧無
之而可也而顧以悲歌慷慨致憾於土俗之不醇不已過乎我

國家積功累仁版圖日闢遠踰乎大宛大食之外而正定近在三輔
又不為禁地舉前代擾民之事一切無之獨以表山帶河為一大都
會

聖天子省方觀岳瞻雲日者服

教尤親蠲租薄征沐膏澤者被

恩尤早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凡好武任俠之習不誠而已除且懷
急木強之性一變而至道庶乎洋洋千載一會也夫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者君子之盛心也寬紂以猛猛施以寬者國之善經也所以持
盈保泰惟在司牧者潛運而默導之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懷永
圖而久其道以登風俗之書當不僅彬彬質有其文矣

楊蘭畹少師節婦傳序

自恒德貞吉繫於易詞程子推明其義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其論違矣後世彤管職廢史傳節義代不數人說者致憾於搜羅之不廣余嘗覽郡縣志乘賢媛所在多有而或縣志所載府志輒削之府志所載通志又削之其事跡無奇特不獨人情厭常喜新且以郡縣志之繁而欲一一盡列正史亦非體也然而史獨取此數人者則何也唐李華作哀節婦賦為時傳誦而李翱與皇甫湜書甚稱所撰高愍女楊烈婦碑其後新唐書皆採入列女是則節義一也又豈不以文章不朽歟官師清江楊公嘗於節婦見聞所及凡百七十餘人各有傳彙輯而刊行之我

國家修明禮教風化陶淬烏頭綽楔之制一歲中奏顯門閭者無算而公於褒錫所不逮者猶汲汲然惟恐湮沒何其樂善不倦君子也余讀其書不禁重有慨者憶昔先大父言

方水部公諱登嶧字臯宗

士有客秦中

者鄰婦新寡獨與老嫗居有兒日出就塾士窺婦美心動陷嫗與謀嫗曰婦非可辭誘者君如驟劫之而不得當我出可無決裂士夜援庭樹下則聞婦方泣而語兒曰汝祖父母之死也汝父及母繼死汝之叔又死我當死而不死徒以汝故待汝娶而成立則我即死死而為汝報先人於地下汝之不學我何以見汝先人言已復喃喃數其失而泣其曰叔者其夫也士聽久汗雨下急返無地自容從此望婦之屋宇不敢欬唾近其墻不敢便旋也間述事於人以自訟余自少思為傳之而恨筆弱不足起其文今因序公書羅縷及此冀得附公之文以傳也而惜乎不得其姓氏也嗟乎六經之傳易以象告而已尚書春秋皆紀天子諸侯之事氓庶無由類見故女之貞德獨採於詩者為多然若鄘之柏舟以毛詩傳邶之柏舟以魯詩傳周南之采芣以韓詩傳三家說不盡同要其同出於聖門而皆為聖人之所取可知也然則表節婦而著之書夫固有當於易詩之義也

容城楊氏墓修忠愍公墳塋疏

蓋聞唐封比干之墓。追諡遠嬖周王。齊修卞壺之塋。立廟載聞明祖。雖劉超蹈難。擇高阜以早遷。而紀信銘幽。顧荒原而滋蔓。竊惟先公。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諡忠愍。養氣配義。殺身成仁。兩疏炳如日星。一死重于喬嶽。名久聞乎朝野。事無用其。鋪張。當隆慶之初元。改塋殯於定興之郭。洎天啟之三載。得諭葬於東引之阡。蔚然贈卹重泉。逝矣推移百稔。欽惟我世祖表忠著錄。揚直節於朝常。恭蒙我

皇上勵俗成吟。悼貞魂於墟里。旣載

天文之煥耀。復霑邦政之敷宣。崇廣廈而伉高閭。靈宇荷藩垣。載葺秀橫經而樸秉耒。祀田邀樞府重頒。而乃鬱鬱佳城。迢迢隔縣。邱隴之旁。附窆非無。孔宙孔彪。松楸之蔭全凋。略似宋衡宋立。向窆壇而拜掃。極蒿里之悲哀。蓬顆繁蕪。匪釋樵蘇之禁。石麟埋沒。將虞狐兔

之潛。欲事興修。須浮百鎰。自傷卑賤。罔措毛銖。念昔筵几鼎新。已伸禮於畿甸。嗣是松嶠賁飾。尤結想於族居。倘得築石培基。兆域勻排玉勢。伐材隆棟。饗堂締構金樞。

奎章日麗。豐碑護彤雲於琬琰。諫草霜凝。貞石灑碧血於瑤珉。搢笏升階。曹霸之寫真畢肖。義冠登座。劉元之塑像如生。百堵皆興。衆擎易舉。宜英賢有懿好。實苗裔所銘心。嗟乎。顧劭表徐孺子之墳。標題挺隧。朱子訪劉凝之之塚。建置門墻。練日鳩工。冀集吏咨謀於祖彘。延頸舉踵。佇假詞陳謝於彥昇。謹疏。



